

日十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期三

# 學 匯

第四百三十八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 本 期 目 錄

無政府和孔子

老 梅

地獄靈魂記

索 非

囚籠

因 能

革命家的人生觀

秦 台

一生

莫泊三著

殘 紅 譯

我的腦海波瀾

臥 士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府抗議書

教育叢談——彼格羅 (M. A. Bégrow) 的性教育

華 清

###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今世非一般立功之人，如發明製造軍器者，日新月異，爭巧出奇，空有飛機，海有潛艇，在有國家者，拿他抵禦外侮，便是功，在無國家者（世界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皆），看他傷殺人類，利器的便是功了，若製煙草毒藥害世人者，又可云純過無功。至於好戰的人，以殺敵取地為功，拿人命為升官發財的器具，故而戰者以首級多少計功勞的高下，連升三級，可解作連殺三頭了，豈不可笑，故主戰者曰：「功向者受上賞。」非戰者曰：「善戰者服上刑。」那末，一戰有名老將，都應該死了，當還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怕不成吧！但一旦公理伸張，這事定能實現的。

至於立言，如古今著述家，多為一般人撰成書畫，除所謂顏氏家訓，朱子家訓，以及家譜等，可以評他為「家言」，（實則一家之言，乃專門為家的意思，此乃信詞。）此外如諸子百家，聖經賢傳，萬語千言，勸人學好，全是為教化一界以及後世的，書評

曾子曰：「博不習乎？」傳，是傳道於後世的意思，就是著述，著述必日一種學習自得的見識，若人云亦云，千篇一律，何貴有著作家，所以自白曰：「不習乎？」是謂重著述之說，古人云：「讀書志老，著書志早。」可見著書正是老年的事體，揚子雲悔其少作，也是此意，大器晚成，大著亦多晚成，（文中子等為例外，可為天才）孔子自衛反魯，年已七十，始刪詩書，著春秋，作易贊，子夏退而老子西河之上，始有詩序；歷代老儒一述，不勝指數，其中也有些邪說評論，（如馬融忠經，達爾文之天演論之類）往往遺毒害於世道人心，可以請秦始呈出來，大燒一次的不在少數，但孟子所開的揚子為我墨於兼愛的學說，以及韓愈所開的佛老學語，却是極宏大高深的著作，不當隨孟子韓愈，輕輕把他們駁倒。今之立言者又異是，一般青年往往為經濟所困，任意作一書以賣版權，為維持生活計算，不惜替甚麼有權勢金錢者作傳記作辯護的，就不必提了，如康有為者，自命為前清遺老，著一書主張虛石共相，為保持其保皇舊主張，這樣立言老老，真安他不得，所以講立功立言的老者，亦應分別看待，孔子罵原壤曰：「幼而不遜弟（無禮）而無進焉（無功無言）老而不死是為賊。」這一般老賊，是安不得的，他一安天下就不安了（一笑）此外依老賣老，那一般老奸巨滑，老妖老怪，全要不得，若單安這般老老，害人害世，真不淺處，故記有對「老」安之「這一句，特別詳論如此，但到無政府時代，自然沒有害人禍世的老者，又當別論了。

（未完）

### 地獄還魂記

（十六續）

素 非

「你們辛苦呀。」

「那也沒有法子，責任所不得不然。」他們說。

本書的作者：

「你們——」我再想問他們，那時忽然走進兩個同樣的兵來，同時在裏面的兩個立刻起來退身走了出去。那進來的兩個，正是一個是剛繞拿手巾牽住我的頭的，一個是剛繞拿皮鞭鞭打我的脊背的。我心裏倒有些疑慮起來，他們這兩個兇兇又幹什麼？不由得屢屢用着失靈的眼睛去看着他們。

他們倆在前兩個兵坐過的地方坐下，兩手一近嘴吧，屢屢呵氣，說了幾聲：「呵！好冷！」過了些時，他們見我屢屢看着他們，於是那個曾經鞭打我的脊背的那個兵開口說話了：

「對不起你，先生！請寬恕我們這般對你的舉動——我們迫於上司的命令，並不是我們故意仇視你呀！」

呵！我聽了他這句話，更可以證明我適纔所想的不是不錯的了——兵士們的人性終算是完全存在的，只要除去「壓迫，毒害，和誘惑」。所以我就這樣回答說：

「那不克們們故意害我，我很能原諒你們——但是，我真不願，怎麼會把我牽入，這『罪曹案』裏呢？這事情到底是怎樣的？其中有沒有告發的人？你們能隱約告訴我一點嗎？」

「詳情我也不很知道，他低聲說：『但我很願立把我現在所知道的告訴你，教你可以預備對付的方法——他（指被捕的青年）是你的朋友嗎？』」

「是的，他是我初交的朋友。」

「呵！事情就讓在他的身上了。」

「怎麼？」

「他想升官發財呀。」

「怎麼？升官……？」

「他想賣友呢。」

本書的聲價：

「怎麼？賣友？」

「他說這事是你和另一個叫做東原的朋友的。」

「噢！他怎麼說？」

「你不是會到他家住過二十多天嗎？」

「不錯，整整住了二十天。」

「後來又同他在保定文台旅館住了一宿？」

「不錯，住了一宿。」

「唉！你為什麼不早早離開他？事情就壞在那時了！」

(本節未完)

### 囚籠

(續)

四徒

六二 只隔着一塊牆，

便好像隔着一個世界——

呵！森嚴的「隔絕」呵！

六二

我最怕夜深入靜；

一切悲哀抓住了我的心！

六三

光陰在人生之途上偷偷地過去，

並不向人通知一聲。

唉，易老的年華呵！

六四

靜聽落葉的聲音，

宛在拉傷秋之淚。

學

匯

六五

一張落葉被旋風捲進窗來——

呵！人生便是這們飄零吧？

六六

陡然想起了她，

怎不教人難受呵！

六七

回憶——

唉！不堪回憶呵！

六八

涸我的眼為淚的泉源，

好無那含冤的回伴，

六九

我在暗處嘆息——

聽見我嘆息的有人，

七〇

安慰我的却沒有人。

悠悠無伴的孤獨呵！

(未完)

###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台

革命家的人生觀既如此的重要，那末革命家對於人生觀的意義與價值，究竟是如何的態度？我以為一個真的革命家，的確能夠隨時隨地的站在演進的路上，為人類的全體的生活意義與價值的缺陷，而奮

三

門而反抗。他這樣去作，不斷的去作，是爲了他理想的實現。然而革命家的理想，是不會實現的？歷史的進化，在人類社會現像中，心理的活動，最爲有力，所以一切事實，要被理想爲轉移，此種理想轉移事實，在社會進化史中自不少的記載，但是所謂理想，也不是無常意識的人所設的空想，妄想……因爲真正的理想，是從現實社會中反映出來的，此種反映的理想，是人類生活的新福音。真的，理想的根本觀念能以人類的生活全都做起嗎，那末，自有實現的可能。可是實現一種偉大的理想，不是改良家所能辦到的，非有真的革命家去做革命的根本解決不可。這樣的革命家，是能夠懂得人生具有的手足，腦筋，感情，意志，理智，盡量的完全的於可能的範圍之中發展。因爲一種革命要做得徹底，不是單獨理論的，浪漫的，冒目的，躊躇的，而首先於此種應有之革命的精神失掉，那末，革命的新空氣，不免日所失敗。尤其是在此二十世紀中的社會革命與革命家所不能不注意的。

革命家要完成他的理想，所以能站在演進的整體的路上，以我們人類具有的手足，腦筋，感情，意志，理智的東西，盡量的完全發展去找他理想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因此革命家對於人生觀的態度，自然是很博大的了。但是一個革命家感覺到現社會人生的不滿意，而自然然的去革命，那末他這種人生觀，畢竟是不合理，我們是不能不於此，就革命家人生觀的出發點上先研究一下，然後再分析他的人生觀不合理。說及革命家人生觀的出發點，是要在平民的日常實際的生活與社會進化的世界新潮中去觀察的。因爲平民們的日常實際的生活，據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的調查，報告，我們平民們被舊思想與舊制度將人的自由，平等剝奪淨盡，做了非人的生活，其慘苦的事實，不盡於言了。而世界潮流的奔騰，在人類社會中是不住的進化，一般

深毒了的人類因不完全的發展，日陷於火坑之中，不能擺脫。即此，革命家拋開了一切英雄，偉人，學者的欺世盜名的謬論，所以立脚在平民與新潮之中，出發他的人生觀。生活的美滿與進化的迅速，是革命了的象徵，因而革命家的革命是不離不於生活的進化的實際上注意的。

## 一生

(續)

莫泊三著  
殘紅譯

(未完)

一個嬌柔而奇的思想來到她的心頭，這就是把她母親所愛的那些彷彿是麟文似的舊信誦讀一遍，她似乎覺着她是要盡一件在別一世界給小母親快樂的鄭重而秘密的義務。

她站了起來，開了寫字枱從低下的抽屜裏取出十小束黃色信來，一封一封的整整齊齊的捆着，她把她們都放在牀上她母親的胸頭從一種感情讀起他們來。他們都是前世紀有了味的舊信。頭一封開頭，「我的親愛的小孫女兒，」下來又是「我的親愛的小女兒，」我的寶貝，」「我的最愛的女孩子，」下來「我的親愛的小孩子，」「我的親愛的阿帝來，」「我的親愛的女孩子，」按着時期——兒童時代，少年或少年時代，他們都充滿了微小沒意思的述和愛惜的言語。無數微小的事，那些家庭生活的簡單却又緊要的遭遇，對於局外人這麼瑣屑，「父親有了把握，可憐的何天士燒了她的指頭，貓兒，(克拉谷)死了，他們把樹砍到大門右邊去了，母親從教堂回家的路上失掉了她的新襪子，她以爲是被人偷去了。」

所有這些陳述都感動了她，他們似乎像些默示，彷彿她忽然進到小母親過去秘密的生的生活中去了。她看着她躺在那裏便忽然大聲讀起來，對死人讀起來，彷彿要排解，安慰她似的。

那死的女人似乎也快意了。

約翰在牀脚拿起信來讀了他們，她又解開一個東西。這是伊的手跡，她讀道：「我不能够沒有了你的擁抱，我愛得你幾乎要發昏了。」

那就完了；沒有名字。

她沒有明白這信的意思便放回他去，住址大概是「瓦支皮秀男爵太太！」

她便又開了一封：「今天晚上他一出去你就來；我們可有一點鐘會坐，我敬請你。」另一封裏頭：「我空空的渴望了你一夜，渴望著細看你的眼睛，把我的嘴唇壓住你的嘴唇，我一起你是別人的人便簡直要從窗中跳下去……」

約翰完全惑亂了。那是什麼意思？這些情話是給誰的，為誰的，發自誰的呢？

她往下讀着，遇見了像精細的加以警告的一些懇切的新表白，指示，而且末了時常是那六個字：「必須燒掉這信！」

最後她開了一封尋常的小簡，應承去吃飯，但是用同樣的字跡和簽字：「恩尼瑪保羅，」男爵無論何時說起他來總是叫「我的可憐的老保羅。」他的老妻又是男爵夫人最親愛的朋友。

於是一陣惡感，隨即變成確實無疑，閃進約翰的心中，他是，母親的愛人。

她幾乎精神錯亂的就像她癱塌下什麼毒蟲似的忽然把這些顯眼的信擺在一傍便跑到窗而悲悲切切的哭了起來，接着，一陣崩潰，她倒在牆邊，她的臉龐在帳子裏頭不教一個人聽見，她辛酸得彷彿在沒有希望的絕望之中似的嗚嗚咽咽的哭。

倘或她沒有聽見連着的屋裏一個聲響驚起她來的時候，她大概

要這樣的在一夜。這一定是她的父親，所有的信都擺在地下！他只要開一封便都知道了！他的父親！

她突然把摸著這些信跑進另一間屋裏，她把他們都擺在火爐裏頭，她祖父的那些也同愛人的那些一樣；有些她沒有看的，有些還在寫字台的抽屜裏捆着的，她於是拿了牀傍點着的一支蠟燭到這信堆上生起火來。他們成爲灰燼的時候她回到開着的窗前，彷彿她再也不敢坐在死人傍邊了，她的頭擺在手裏又哭了起來：「哦，我的可憐的媽媽，哦，我的可憐的媽媽！」

星宿都蒼白了，這是天明以前清涼的時候，月亮沈到地平線上轉向海中海螺珠去了。她第一次來到「楊園」的時候她在窗前過了一夜的記憶又來到約翰的心頭，這似乎多麼遼遠，一切事多麼改變，未來如今似乎多麼不可呵，

天變了粉紅色，一種喜悅的，沁人心脾的，迷魂的粉紅色，她驚訝着望他，望這種現象，望這喜氣奕奕的破曉之光，聞她自己在這樣景色所發見游星上沒有喜悅也沒有快樂是不是可能的事。

門外的聲響使她驚了起來，這是尤林。『好，他說，「你不很疲倦嗎？」』

她咕咕嗚嗚的說，「不，快樂着不再獨自個在了，「現在去安歇吧。」他說。她親了她親一個長久，悲傷的嘴；她便到「屋裏去了。」

第二天對於死人用照舊的注意過去了。男爵晚上也到了。他哭了好大工夫。

葬禮在下一天舉行。在親親冷冷的額上親了最後的嘴之後看見棺材釘下去了，約翰便離開了屋子，論的賓客不久便都到了。

基爾勃是第一個來的，她一倒頭伏在「朋友」的肩膊上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穿黑衣服的女人們登時都一個個一個個的進了屋子，約翰並

不知道這些人們。可替勒侯爵和白里士未爾伯爵夫人抱住了她，她忽然看見利申姑母在她背後溜進來了。她轉回身去親親切切的親了她個嘴。

尤林進來了，穿着一身黑衣服，文文雅雅的，很要緊的，快意的看着這許多的人們。他低聲問了他老婆幾句話便很密切的添着說道：「所有世家都在這裏了；這一定是件快事。」他走了出去，很莊敬的對夫人們鞠着躬。在給死人的禮式中，利申姑母和基爾勃伯爵夫人兩個人守着約爾。伯爵夫人反覆覆的親她的嘴，嘆道：「我的可憐的親人，我的可憐的親人！」

### 第十章 果報

佛爾未爾伯爵再來接他老婆的時候他也彷彿哭他自己的母親似的哭着。

往後的日子是很悲傷慘淡的，他們時常是家裏有一個死，總歸，約翰想起她所發見的那事就心碎了；她最後瑣細的信託已被她的信仰的破滅給拆毀了。小父親，小住之後，已竭力要鬆開他愁悶的思想去了，闊大的房子，他的從前主人都漸次離開了他，又回復了他往日的寂靜而單調的行程了。

保羅也病倒了，約翰幾乎時時在傍邊守着，十天沒有睡覺，輕易也不吃飯。他復元了，但是她還被他可以死的那個念頭纏繞着，她又該怎樣呵？她變成什麼了？她可以再有一個孩子的希望於是偷偷的佔領了她的心中，她夢想着這事，這個念頭排解不去了。她望着實現她那看見兩個孩子環繞着她的舊夢，一個小子和一個女兒。(未完)

## 我的腦海波潮

臥 士

〔工餘〕為便利國內讀者起見，自第三年第三

那大機器放出來的烏烟，升在空中變作了朶朶的黑雲，半天上的飛鷹，有的躲着牠飛，有的飛到牠的懷內。

二 那日上山去納涼，在古廟簷下朦朧睡；半夜了，我還把月亮當作太陽認；返歸途，鬼怪站立路兩旁，嚇的我魂不附體。

三 人一斬斷情絲，即覺身輕如紙，縱有鈞鈞再來，吾必潛伏泥底。

##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

### 府抗議書

一九二二年二月間，俄國各地的農工，統受政府的掠奪，欺騙與壓迫。彼得格勒的工人首先宣告蘇維埃俄蘇維埃政府基權專政，加農工以不堪壓迫，都是蘇俄國人民陷於困苦疾苦的主因。他們——工人！

「多次集會議論的辭報，就是解散與拘捕。多波秋里，拉伊姆，巴達倫勒各工場組織罷工。」在蘇俄階級國家裏面，不應當罷工之事就說罷了。基諾維埃夫 (Kislov) 自己已經說過的，他竟在那時一個戰時防禦委員會的會長，自然能夠實踐他自己的宣言。同時又有軍事委員拉塞費西 (Lashovich) 的提議，誣陷這些多波秋利一場的工人為「反革命黨」自二十六日起至二十八日一般的勞動者，全被武裝的軍隊驅逐拘禁了，彼得格勒，布戒嚴，慘殺更加嚴酷。悲哉，四面暗雲，各地的平民，都義憤磅礴反抗暴力的怒潮湧來了，於是克龍士達脫發動 (Kronstadt Rebellion) 的發生，蘇維埃俄羅斯政府利用階級的手段，指他為「凡革命黨」——白黨，以嚴重的武力，壓迫些革命者。槍殺克龍士達脫水手至一萬四千餘人之多。除外的統向外國逃了。參與這次暴動異人，大多數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既經加入兩次，革命的戰鬥者，復來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不肯把這些漏網之人，在染着赤色的地面以外自由生活，假下一道特赦令，許多輕迴暴動的水手，竟至被欺，重遭俄國隨即全而被禁了。此後對於社會各派的黨常行不斷的捕殺。

上面所說的不過是蘇維埃俄羅斯政府對無政府黨，「社會革命黨在派」，「工團主義者」，嚴酷壓迫，慘烈的拘禁，屠殺，所已然經過的概況罷。自亞爾羅女工 (Arshon) 阿薩克羅夫 (Aldorf) 以得哈斯奇 (Andreheuko) 以次的許多人，或是被囚禁於索維埃埃 (Solovskiy) 脫拉 (Tula) 秋斯答爾 (Suzdal) 各獄中，或是充軍到西比利亞的極北部，與中亞細亞人之境，或被放逐於他國。這些人而未獲槍殺的同志，受盡無窮的悲慘生活，由俄國被囚的同志自家來來信，和「萬國勞動會」的報告，我們已完全知道蘇維埃俄羅斯政府對於人

類的責任了。這種人類不幸而生的悲慘實為人類莫大的羞辱。我們為人類對於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不能不有懷疑而有遺憾。

馬克斯階級爭鬥的教義，是為農工爭人權，爭自由，蘇維埃俄羅斯政府信崇馬克斯教義而革命，何以對農工階級，使以嚴重的壓迫。絕對限制農工自由，不復許農工有天然的人格。用新鮮牛肉和洋酒供給壓迫人類的赤軍和自己；象養那些農工，就是黑麪包及飢餓。用全力逼迫全國的農工及於獄性的生活，自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又結好一般帝國資本主義的國家，鞏固自己的地位。蘇維埃俄羅斯政府，這種行動，是為馬克斯教言，抑或帝國資本主義以上的教義。是否為革命行動，抑或革命以上的行動？

俄羅斯的皇族，地主，資本家，以及其他不曾表明同情於布黨約五百萬有多同生命，統同哀號宛轉埋葬於不明目的「白黨」兩字之中，人類或者是無所惋惜的。北俄各省在一九二〇年有二十七萬有多的生命，統同嗚咽慘淒埋葬於因革命而發生饑饉之中。人類或者是無所惋惜的。一切同社會革命者——無政府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工團主義者，都在馬克思主義的前列進行革命，蘇維埃俄羅斯政府，隨時任捕擊，拘禁，針刺，拷打，餓餓，屠殺。更有不正當的刑罰——毆打生殖器，抽拔筋脈 (這是屠夫留布) 對於有名社會黨左派立哈日拔赫 (Ushkhenoun) 所用過也) 這些未試看一顆彈而被拘捕者，正在日光數月不到的冰天雪窖之下，身軀寒陰的監禁生活。列甫曾經過說：「我們現在所用的，不過是一種的手段，將來是以無政府黨歸的。」評因而屠殺無政府黨，做達到無政府的目的，「一手掩蓋天下目。」除官迷的列寧信徒以外，不怕什麼短視，都能看得見的叫，這種行動是否為革命行動，抑或反革命以上的行動？是否為人道主義

，抑或是歐亞以上的主義？

蘇維埃以蘇俄政府，你們最高無上的主權者。已經在赤血相死灰堆中，活現着「馬克思式的國家」了！偉大的列寧，也在你們心中的天國有最高無上的享樂了！人間的軌道，你們都能使之恢復到原始時代以往。世界的恐怖，已然活現於前進；我們以至誠的新求，希望你們在自身上面回顧一瞥，或勉強用一秒鐘的思想，立刻解放那些清潔無辜的囚徒與放逐者。而且承認一般農工固有的自由！這就是你們自家解放自家的不二法門！世界的人類，都清醒了。造成世界最大恐怖的地獄，是日家有責任的阿！願你們領受忠言，而省除那些責任罷！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於廣東，

### 教育叢談

#### 彼格羅(M.A. Biglow)的性教育

華 清

彼格羅乃美洲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生物學教授，又附設實用藝術學校的主任，他同摩德博士 Fletcher 及柏里埃德 Baird 都是努力於性教育的人，他們曾經組織美國性衛生聯合會，摩德並想從這個會的委員會的批評及報告中，集成一本關於性教育的書，但是後來摩德死時，這個計畫還沒有實現的希望，彼格羅氏遂獨力承當這個擔子，於一九一六年刊行此書，其中材料皆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在哥倫比亞師範院及哥倫比亞學校之講演稿，及對於婦女俱樂部，性教育會等處之講演稿，氏為避免重複起見，曾加以刪削整理，書共分十二章，約二百五十頁，其大部分在提汪關於性教育之八大問題，使一般八注

意，次則詳論性教育之實施，末則或對於性教育之批評，及其將來。更介紹多數日關之書籍，以資參考，至其全書詳細次序，茲略分述如下。

第一章論性教育之意義，需要及範圍，謂性教育就廣義言之，實包含各種科學的道德的，社會的，宗教的教育及其影響。能直接間接的幫助青年使解決人生不可免之兩性問題，更涉及性衛生，生產的生物學，遺傳及優生學，兩性道德及社會學，兩性心理及兩性的美學，力陳關於性的神秘之害，以證明性教育之必需，並謂此種教育，不僅行于教各級學校中，且推行于家庭，及其在各地作公開的講演。第二章之關於性教育之八大問題，叙之至詳，其篇幅幾佔全書三

分之一，蓋此種事實上的問題最易使人明白性教育之所以需要，及求同情於此種教育之運動，(一)「個人的兩性衛生」謂許多人特別在青年時期，需要關於性衛生之智識，免得有損於健康，(二)「社會上的病症」謂社會上的危險病症，由兩性間亂交或不道德而起的，其種數之多，非常驚人，如各眼染花柳病的人或佔半數，(三)「社會上的罪惡」謂人類放肆的性慾，使近來之有組織的，營業的娼妓，大大發達，(四)「私生子」不現今所有之私生子及未嫁而為母者，其數在萬萬以上，此皆婦女無知，及男子對於異性間不負責任之結果，(五)「性的道德」謂關於兩性間道德之標準，須明確而一般人所遵守，以求補救，(六)「性慾之鄙視」謂一般人心中對於性的態度，非常鄙視，(七)「結婚」謂許多人對於快樂而衛生之結婚的兩性生活，亦加以誤解，(八)「優生學」謂對於有關係後人之性慾行為，須負優生學上之責任，以上各問題皆列舉事實以證，借限於篇幅未能舉出。

(未完)

赤俄叢書

第一種 俄國革命論叢

起首語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府抗議書